

我将与你 如影随形

Chasing Evil

追影子的人 1

看 · 见 · 你

[美] 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Chasing Evil

追影子的人 1

看 · 见 · 你

[美] 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影子的人.1, 看见你 / (美) 凯利·布兰特著;
陈磊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44-4

I. ①追… II. ①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328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354

Chasing Evil by Kylie Brant

Copyright © 2013, 2015 by Kimberly Bahnsen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Co., Ltd.,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追影子的人 1: 看见你
作 者 (美) 凯利·布兰特
译 者 陈 磊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连 慧
责任编辑 胡艳辉
策划编辑 李 艳
封面设计 林 丽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44-4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9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所有的朋友，

以及在林肯中学的学生。

序 曲

埃德·洛比格尖声吹着口哨。在继续全速前进的同时，他完全没去理会那间巧克力色的实验室，以及那只之前曾让他寄予厚望的小狗，他本想将它训练成一条猎犬的。

“快点儿，掘金者——回来。掘金者！”可不管语气是哄骗还是命令，那蠢狗都没有回应。它回头蠢兮兮地看了埃德一眼，舌头耷拉着，好似是在嘲笑埃德为训练它所投入的精力，接着继续在长满青草的地块间跳来跳去，东闻闻西嗅嗅的样子像是身处狗狗天堂。

“该死的，要干这活儿，我的年纪已经太老了。”埃德低声抱怨。但是把皮带从那畜生的脖子上解开，可就是他的错了。他想着这里青草茂盛，是个好地方，可以练习练习之前一直在教狗狗的“过来”和“蹲下”的动作，可这该死的狗两个动作的成绩都是“不及格”。

埃德迅速地想了想他的猎犬邦妮，不过只是徒劳。那是他所拥有过的最棒的一条猎犬，甚至一直到去年，邦妮年满十岁时都是如此。但是那个冬天，这条母犬过得很艰难，埃德的痛苦程度也毫不逊色，关节炎让他俩都遭受了重创。虽然埃德还能自如地打猎，邦妮却做不到了。至于这只六个月大的小狗，它绝对是世界上最笨的

畜生。

“掘金者。过来，小子。不行。想都别想……该死的！”埃德掉转路线，开始往墓地大门走去，希望能拦住那条狗。但是埃德却突然发现速度竟成了这条未成年蠢狗能压倒他宠爱的邦妮的唯一优势。

要超过那狗完全不可能，所以埃德掉头往小卡车走去。片刻之后，他驾着卡车缓缓穿过一直敞开着的橡树丘公墓的大门。他瞧见那狗猛地一下落在一棵阴凉的树下，想着追赶总算结束了。靠路边停好卡车后，他再次靠近那畜生，心里发誓从此以后要把训练限制在厨房中进行，直至掘金者有所进步为止。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好了。现在悠着点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奖品，伸出来吸引狗狗的注意，“过来，小子。到这边来。”

但就在埃德正要抓住它的项圈的空档，那狗发现一只松鼠，于是跳起身去追赶，埃德失了手。狗狗在一棵树下跟丢了猎物，随即便转移了注意力。埃德气喘吁吁地赶过去，看到掘金者在做那件让它名扬天下的消遣。

“见鬼，停下！”

只见一座新坟上整齐地平铺着一层土，那对掘金者来说不啻于一份公开的邀请。那狗沉醉于这项活动所带来的纯粹乐趣中，奋力地刨着，泥土从它的爪子下飞溅出来。即便已经把狗逼得无路可逃，埃德仍不忘迅速地环顾四周。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碰到莫莉·萨米特正好在附近，带着她那架讨人厌的照相机，照片会被印满《史莱特周报》的头版，题为“墓地大祸：宠物主人无视约束法^①”。

埃德抓住掘金者的项圈，将它拖回小卡车。那狗扭动着奋力挣

① 指禁止未拴皮带的犬类出门的法令。

扎，但埃德抓得很牢。他打开副驾那边的车门，将狗提起来丢进去。接着跑回墓地，赶在还没有人经过发现之前，掩盖那条狗的抓刨所造成的祸事。

史莱特这两周都没有人去世，所以这座坟墓一定是艾达·斯威尼的。想到要向鳏夫梅尔·斯威尼解释他九十六岁的妻子最后的安息之地是如何被亵渎成这般田地的，埃德不由冒出一身冷汗。他双手撑地跪了下来，这姿势够让他患有关节炎的膝盖疼上一周的，接着他开始快速地将被搅动的泥土灌回墓穴。

有什么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停了片刻，凑近些去打量。接着他像是在模仿狗狗的动作一般，双手蜷成杯状，想刨得更深一些，泥土向他身后飞溅。

清晨的阳光像触手一样，斜斜穿过头顶树枝，洒在墓地上。

“哦！耶稣，玛利亚，约瑟夫啊。”这时他停下动作，慌乱逃开，不想却被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胃里翻腾起来，在史莱特快餐店吃的早餐几欲呕吐而出。

埋在那爱荷华州肥沃的表层黑土块中的，毫无疑问是一只人手！

“是杜蒙特治安官吗？”卡姆·普雷斯科特停在那位被他认出来的男人身旁，“我们是来自刑事犯罪侦查部（DCI）的探员卡梅伦·普雷斯科特和珍娜·特纳。”

爱荷华州斯托里县的这位治安官身形如鞭绳般瘦削，眼角辐射出深邃的鱼尾纹。他同探员握了握手：“感谢您这么快就带着队员赶过来。一接到埃德·洛比格的报警电话，我就觉得此案该交给刑事犯罪侦查部处理。眼下我们县没有任何未侦破的人口失踪案，所以我推测这不是我们县的人。”

“受害者或许不是。”两位男士长长地对视一眼，“但有可能凶手是本地人。”

他们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案发地点，侦查队已经使用了电子人体嗅探设备，用来绘制挖掘点周围的参数。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鲍勃·杜蒙特花了大量时间和梅尔·斯威尼说好话，这次办案惊扰了他妻子的墓。严格说来，此举并非必要，因为就算怀疑了一起犯罪行为，DCI的办案权力也是有限的，对此，卡姆十分注意。在案件调查中与接触到的人树敌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这往往却又是无可避免的。

卡姆瞥见一位老先生，他正坐在一位治安官警车敞开的后门里。他推测那应当是那位鳏夫。

“过程将持续数小时，治安官。”他根据经验判断需要这么多时间，“很快会有一位州法医过来，她会监督实地挖掘和提取工作。”在场有一位县法医，但值得怀疑的死者将由州里派人验尸。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再多待一会儿。”杜蒙特说，他朝卡姆之前注意到的那辆车点点头，“我答应过梅尔。”

治安官迟疑了片刻：“这事有没有蹊跷，我还是交由您来判断，不过发现尸体的消息传得很快。之前我也听附近县里的两位治安官说过，过去的几个月里，夜里有人在他们县的某个墓地里捣乱。”

卡姆并非总能使用外交手腕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想了会儿才回答道：“我想乡下的墓地里，经常发生那种事吧。孩子们不懂得敬畏，夜里会溜出门，到处乱翻，想要吓唬彼此。”

杜蒙特揉揉粗糙的后颈，虽然还只是六月中旬，但那里的肤色已经晒成了和他脸上一样的深棕色。

“这倒是挺可信的，我们这儿也有盗窃。例如偷盗鲜花和墓地装饰之类的。不过，从布恩县治安官贝克特·麦克斯维尔的话里，也

许你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四月底的时候，他曾前往马德里^①调查过一宗投诉案。有人报案称自家亲戚的墓地被人破坏了，于是他便前往调查，不过所获寥寥。据他说，墓地看起来确实像刚被刨过，泥土像是那周刚被翻过的样子，而此时，逝者已然下葬了近一个月了。”治安官瞥了他一眼，“不确定该做何解释，不过您应当知道。”

珍娜看了他一眼。卡姆的太阳穴传来一阵钝重的疼痛。此类乡村墓地往往是依靠义工或兼职看守来维护的，除了偶尔有人前来维护或扫墓之外，这些地方大多都荒废了。这些随时敞开着的大门便是这里缺乏安保措施的证明。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件案子正在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① 指美国爱荷华州的小城马德里。

第1章

他食指尖沿着她纤美的脊椎一路追溯而下，体内似有一枚迫击炮弹轰然炸响。他的意识仍沉浸在她身上——她皮肤的纹理，她发丝的芬芳，她手指滑过的触感。她把脸扭在一边，因此他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这样或许正合他意，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脸上流露的是怎样的神色。一定是一副乐呆了的样子，稍微带着点儿男人心满意足时的蠢笨劲。希望没有表现出正在他内心蔓延开来的不确定，那种感觉是他所不熟悉的，同时也令他不适。他低下头去亲吻她肩胛骨的曲线，沉醉地看着她微微颤动的样子。

“感觉……像一个错误。”

他定住了，那话语掠过他耳畔，让他感到难堪。搁在平时，他肯定会表示同意的。原本他绝不可能考虑和她上床，如果说他从不曾对她有过幻想，那也实属谎言。不过她并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在感情问题上，他一向比较喜欢短暂而热烈的感情，正像此时他们之间的这段小插曲……激情正盛，他可不想这么快结束，这想法原本应该让他吓破胆的。

他的手沿着她大腿向下滑，然后收回，手指擦过她汗湿的滚烫皮肤。

“有意思，”他轻轻啄一下她的肩头，“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说……”他的手缓缓向上滑动，牙齿不算轻柔地搔刮着她的皮肤，她微微吸了口气，“如果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应该——”

“工作是工作。这事另当别论，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晚点儿再去分辨这究竟算什么。”

“卡姆？”珍娜·特纳把头探进他的办公室说，“钱宁医生刚到。”

他猛然站起身，离开桌边。

“该死的，时间卡得刚刚好。”

她目光忽闪：“你该试着表现得礼貌些。”她让到一旁，好让他出去。

“礼貌有什么好处？”

“我说真的。”珍娜跟在他身后，一同往爱荷华州刑事犯罪侦查部大楼的前部走去，她说话声很低，“有关本案的侦查人手，特派探员冈萨雷斯真的要向我们伸出援手了。竟然能得到经费批准，长期调用两名平民顾问，我记忆中这还是头一次。先是请来一位法医人类学家，现在又请来了钱宁医生。你自己也曾说过，钱宁医生是最佳人选。去年一月她所提供的犯罪侧写资料阻止了强奸犯的行动，帮助我们在八周内就将其追捕归案。”

“你就是从那时起，成为她粉丝团团长的吗？”卡姆拐上一条走廊，猛地停下脚步，害珍娜一头撞在他背上。正前方被刑事犯罪侦查部的仰慕者团团围住的，就是著名的索菲亚·钱宁医生，她看上去就像一位正接受奴仆觐见的金发女王。

很难说清她身上那种总让他难以按捺心绪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她那隐隐透露出的尊贵气息，良好教养所散发出的光辉；或许是她审视他时的潇洒方式，那样子就好似向他的思维中投射了一

道光芒，正冷静地剖析着他的思想。上帝知道他从来都不喜欢精神病专家，但是她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同于大多数专家，可能是由于她所表现出的泰然自若的姿态。那样子总叫他想要吓唬她，打破她一贯的娴静神色，露出更加真实的一面。

不过卡姆觉得，她并不是轻易就会被吓到的人。她研究生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跟随匡蒂科市行为科学部著名的犯罪心理侧写专家路易斯·弗莱恩实习。十五年来，她采访过监狱中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这个女人远不止她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远远不是。而他真希望自己能忘了这一点。

他等待着，直到侦查部其余工作人员看到他的出现逐渐停止讲话。钱宁不可能意识不到大家安静的原因，不过不等她转身，他就发话了：“伙计们，抱歉要把医生叫走了，不过情有可原。你们明白的——工作不容耽误。”他虽这样说，语气中却并无歉意。

政府的工资单并不足够雇佣一名全职的法医心理学家，所以和绝大多数专家一样，钱宁也是根据需要签署工作合同。她同政府合作过多次，已经认识了这里的一些工作人员，不过这种奴仆表忠心般的卑屈场景还是让他感到讶异。

“能见到你们真好。在这里工作期间能看到大家，真是令人快慰。”

她亲切的话语声引得众人纷纷微笑。钱宁对其他人的影响，似乎和她带给卡姆的感受并不相同。但总的说来，这或许是件好事。

她踩着高跟鞋，优雅地转过身面对他。他每次见到她，总会感到五脏像是挨了重拳似的：“从上周起就一直在恭候您的大驾。”说着他们便转身往他办公室的方向走，珍娜殿后。

“这话让我深感怀疑，毕竟我周一才结束特派探员冈萨雷斯那边的工作。”

“六具身份不明的尸体，有着类似的伤口，全部以同样的方式掩埋。外行都看得出来，该找你求援。”卡姆迈着大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后来才有意识放慢步速以配合女人的步态，他还习惯穿高跟鞋来这里上班的女人，“珍娜说你只需要完成几件事即可，可没想到花了三天工夫。”

“碰到个小问题，要另选一位心理学家接待我来此工作期间办公室的顾客。顺便说一句，珍娜，我喜欢你这个发型，是新做的吗？”

“老天。”

卡姆的这句小声抱怨，为他的肩膀招来那位红发探员的一记重拳。

“没错，谢谢。”珍娜回答说，“被这群不懂欣赏的白痴——眼前这位也不例外——围在中间，做发型也是白费，不过夏天我喜欢这个发型。”当卡姆转身直视她时，她就侧身离开了，“我想普雷斯科特探员会告诉你本案详情。”

卡姆迎上医生转过来的视线：“如果不会太过叨扰的话，”他的语气客气到夸张。接着他走至她身前，打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招呼她进去。不知道是不是他多心，当她在她之前进入那个狭小的屋子时显得有些不愿意，甚至放缓了速度。可能吧，他们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踩着那样四英寸高的鞋跟，谁又能健步如飞呢？

但是当门咔哒一声轻轻合上，让她露出小鹿听到枪声般的惊吓之色时，他知道自己先前的感觉是对的，他的情绪于是黯淡下来。

他指着一张椅子，示意她坐下。不过她只将公文包放在椅子边，人却并未落座。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双手紧握放在身前，走到一面墙上张贴的工作图处。盯着看过几秒后，她踱步向办公室另一头走去，小心地与他隔开很远的距离，这样的紧张神色可不常见，索菲亚·伊丽丝·钱宁医生总是镇定自若，总是沉着冷静。至少在工作

相关事项中是这样。

卡姆半靠在桌角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他等待着。如果说他对她的个性有一丝了解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女人做好准备之前，你无法催她做任何事，哪怕是谈话。

“虽然我确信你不想听，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这里空气已经很清新了啊。”^①他拉长了调子说。

她从房间那头返身往回走，快速看了他一眼，目光极为犹豫：“我们不能让……那次短暂的邂逅影响我们的工作关系。我们要在这次办案中密切合作，所以回想起来当时终止了那种关系还真是值得庆幸呢。”

他胸中之火慢慢点燃。事实上，那火星从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已经点了起来，之后一直在酝酿闷烧。

“要说我不享受与你的那次邂逅，那是撒谎。”他停住话头，沉醉于她脸颊上涌起的色晕。他此前的人生中，从未遇见过有哪个女人会脸红。她一定是像某些优雅的人类祖先返祖的产物，显而易见的是，那类优雅之人在他的家族谱系中是缺席的，“但是我们短暂的关系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不会影响，我不是锱铢必较的人。”他咧嘴笑道，“不是我们终止了关系，而且也完全不是因为顾忌工作。是你把我一脚踢开了，那时我都还没接到这个案子。既然要澄清事实，那我们还是说清楚为好。”

他伸手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棒球，向空中抛起，在球下落途中将其利索地一把接住。他很珍视那球，是五年前里格利球场打出的一记左外野界外球，为了接住那球，他拉伤了肩膀，不过非常值得。

“我猜冈萨雷斯已经给过你本案的全部卷宗副本了？”

① 此处为双关，字面意思是清洁空气的意思，引申为澄清事实之意。

色晕又出现了，她脸颊上的红晕潮水般迅速涌起又消散，他立时觉得自己是个蠢货。让人惊愕的事情并不在于她叫停了两人之间太过短暂的暧昧关系，而在于那关系原本就从未开始过。除却这桩偶然案件之外，他们绝对没有任何交集。

打从上个月在米基家的户外露台上偶遇她——当时她看上去若有所思，不太清醒——以来，十二个漫漫长夜过去，此事并未对他有任何影响。

他张口想要道歉。他个性上有大大咧咧的粗糙棱角。事实上多年前在联邦特遣队秘密度过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正是这些特质帮助他坚持了下来。不过既然他已重返文明世界，回想起几十年来母亲对他的教导就变得更加容易些了。然而不等他组织好道歉的语言，医生的反应就先一步阻止了他的行动。

“当然。在安排办公室事务期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她神色恢复到专业人士的样貌，然后走到工作图旁，她将一根指甲涂成粉红色的手指精准地按在一枚红色大头钉上，那里标记的是最近一名受害者的发现地点，“你们最近一次有所发现是在米洛的墓地吗？”

不管怎么说，有关当前侦查情况的探讨，阻止了他们继续审视彼此间那算不上关系的关系。他稍稍松口气说：“周一发现的，对。这次发现最终说服了助理部长，扩大对本案的额外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中有一样就是索菲^①本人，“我安排探员继续密切注意此地周围九十英里范围内每座城镇的讣告。如果你想激怒城镇居民，只需要带一组人马，拿上探地雷达和气相色谱仪，跟人们说要刨他们的祖坟就够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人气较量。”

① 即索菲亚的昵称。

“你敦促继续侦查，寻找其他可能的受害者。”

他晃晃肩膀。如果不是斯托里县的治安警员向他透露消息，他原本不可能想到要这么做的，那样便永远不可能找到后续受害者，他只是碰巧撞了运气。大多数人都未曾意识到，在侦查过程中，此类撞运气的行为发挥作用的次数有多么频繁。

“对，我已经找到了许多受害者，但没查到他们的身份信息。而没有身份信息，就等于对凶手动机一无所知。而不知道动机——”

“我明白。”索菲将食指按在嘴唇上，他注意到这是她思考时会做的动作，“我开始做受害者分析了，但是没有关于受害者身份的更多信息，以及他们对凶手的意义，分析无法完成。你和法医谈过最新发现的那具尸体了吗？”

他摇头：“这位女受害者看上去死亡时间不及其他五名长，腐烂程度没那么严重。面部特征大致保存完好，虽然已无法辨认。珍娜正在绘制法医素描。”珍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法医素描师，探员们无论哪里有需要，都会动用她的才能，“如果法医允许，她和顾问法医人类学家也可以为其余受害者做面部重建。”但由于该工作必须将颅骨割裂，以取得剩余的每一块组织，一向固执己见的病理学家已经严令禁止了这一行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实施。

一丝喜悦的神色从索菲脸上闪过：“法医人类学家？加文在这儿？如果能再见到他，那真是太好了。”

“真是令人愉快。”他冷淡地说。他试着设想，有什么与自己相关的情境能引发她做出类似回应，然而他想了想似乎并没有，这让他的心情如同跌落悬崖般失落。因为他并非会吃醋的男人，所以他便把胸中的烧热感归咎于上班途中狼吞虎咽吃下的那个早餐玉米煎饼。

“受害者身份识别现在进展怎样？”

他将棒球放回桌角的一只烟灰缸里：“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身份信息外，一筹莫展。我们正加足马力，用当前已获得的信息，搜索全州、全国及国际数据库。”他所谓的信息指的是发色、性别、身高、近似年龄和体重。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每名受害者都有一长串可能的匹配身份，不过他们需要有个方法，来做积极验证，“我们也尝试过将受害者的DNA和指纹同DNA联合检索系统（CODIS）及自动指纹识别系统（AFIS）进行比对，但收获也为零。”这些结果只说明受害者没有犯罪历史，而且家庭成员也无人向任何失踪人口数据库提交过DNA比对数据。如若不然，那就是提交的样本还未录入。

“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都是高风险受害人，”索菲指出，“谁都不会错过的那种。那么你们在其他受害者身上发现的图案呢？我想这一次也出现了吧。”这时她才坐下来，交叉双腿的优雅动作吸引了他的视线。她身穿的套装是棉花糖的粉红色。很难相信眼前这个身着精致淡雅服饰的女人，会拥有那样敏锐、直观的思维，能为他们正追捕的变态者构建罪犯简况描绘。她所做的简况描绘从来就无法轻易读懂。其中满是各式各样的细节，一般像她这样的女人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更不用说去分析了。他虽然意识到这种想法充满了性别歧视的色彩，但并不为此感到愧疚。

层次丰富——让这个女人如此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刨除外表修饰的话，渐长的年龄已让他无法再欣赏浅薄和通透了。对那些特质，他更多的是怜悯。

“这一个也受过折磨。”他的手机震动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一眼屏幕，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你运气不错。同我一起去停尸房吧，你可以亲自查看。”